

國學小叢書

孔

子

字野哲人著
陳彬龢譯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子

著者 宇野哲人
譯者 陳彬龢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叢書

孔

子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孔子目次

第一章	略傳	一
第二章	刪述	一〇
第三章	孔子之人格	一六
第四章	孔子之集大成	二三
第五章	孔子教之目的	二六
第六章	倫理說	三一
第七章	政治說	五七
第八章	教育說	七六
第九章	宗教觀	八三
第十章	結論	九一

孔子

第一章 略傳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古來思想之大成，開儒教之基，爲萬世之師表，後世之言道者必折衷焉。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二十西紀前五百五十二年，生於魯國昌平鄉陬邑。父曰孔紇，字叔梁，爲陬邑大夫，以勇顯名。母曰顏徵在。徵在禱於尼山而生孔子。其先宋之公族也。周成王封殷紂之庶兄微子啓，使存殷祀，號曰宋。故魯孟僖子稱孔子爲聖人之後云。左傳昭七年孔子亦自稱曰吾般人也。禮弓上宋湣公之長子弗父何，讓位而不立。其曾孫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公而有勳，三命益祿。正考父之子孔父嘉，仕殤公，爲大司馬。時大宰華督有不臣之心，殺孔父而遂弑殤公。左傳桓二年孔父之子木金父，避難奔魯，遂爲魯人。從當時之習慣，取嘉之字孔父，而以孔爲氏。孔子之父叔梁

紇，卽木金父之玄孫也。

孔子少而喪父，其母養之。據家語本姓解謂：孔子時甫三歲，其爲兒童嬉戲之時，常陳俎豆，而設禮容。其資性非凡，後來其重禮儀，既發端於此矣。家貧賤，孔子自稱云：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論語
子罕

孔子嘗爲委吏，而料量平；又嘗爲乘田吏，而畜蕃息。可見其雖細事亦不敢忽，而恪守職務也。孔子在貧賤之間，夙志於學，思以先王之道致太平。論語爲政章云：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蓋孔子晚年回顧自己一生而言也，其進學之跡歷歷可見。孔子平生研鑽不息，然其大志起於十五歲時，而畢生之基礎至三十歲已確立，於此足想見其學問之苦心。子貢嘗答衛公孫朝之問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張子

由此可知孔子所學，卽爲文武之道，而春秋時代所重者，詩書禮樂也。孔子生於周禮所在之魯國，故其研究上甚得便利。如子貢所言，則是孔子無常師，凡有機會，每就而學之。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於魯，孔子聞其熟識古官制，就而學焉。旣而語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傳昭十七年

此其一例也。當時學校之制已壞，亦無存者；而孔子之名漸重於世，從學者益衆。魯孟僖子將卒，遺命使其二子從孔子學禮。事詳左傳昭公七年曰：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孟僖子沒在昭公二十四年，時孔子三十四歲。孔子嘗稱南宮敬叔云：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憲問

又謂其能三復白圭之詩，故以其兄之女妻之。詩語先進蓋敬叔爲謹飭之君子也。其詩曰：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大雅抑之篇

孔子遂藉敬叔之助力，得以周遊列國。時周室雖衰，先王之遺風猶存，足以興起觀感。孔子周遊所得之影響偉大，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卽此際之事也。自周反魯，弟子益多。

昭公二十五年三桓攻公，昭公出奔齊。孔子亦避亂往齊，與太師語樂，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述而是時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景公大喜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淵顯

將用孔子，晏嬰沮之，其事遂止。晏嬰爲孔子所推稱，孔子嘗曰：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長

蓋晏嬰在齊爲管仲以後之一人，春秋時之賢臣也。然以節儉力行重於世，而孔子主張禮樂，其意見不一致，故沮止孔子。未幾，孔子反魯。參照墨子非儒下篇尋而昭公薨於外，定公立，季氏家臣陽虎專權。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愈衆，遠方來受業者不少。陽虎聞孔子之名望，必欲致之門下；然孔子不受其羅致。事見論語陽貨章及孟子滕文公下章。

未幾，陽虎失敗，出奔齊。孔子出仕於魯，由中都宰進爲司寇，與聞國政，其間孔子事業之可特筆以書者有二：卽夾谷之會與墮都之策是也。夾谷之會，孔子之外交成效，赫赫在人耳目。墮都之策，是其內治策，藉此可以強公室，不幸垂成而敗，遂不得不去國矣。

先是周室衰微，號令不行於天下，齊桓公稱霸於天下，晉文公繼起。其後晉久不墜霸業，及齊景公出，欲嗣桓公之遺業，遂抗晉結鄭衛以臨魯。魯不堪其壓迫，因有夾谷之會。事在定公十年，左傳及穀梁傳記之甚詳。孔子時相魯，齊人以爲孔子雖知禮而無勇，將以兵劫魯公，孔子以爲有文事必有武備，早已備之，卽正辭斥之。旣而將盟，齊人將以載書壓魯，孔子亦以正言挫之。齊侯將享魯公，孔子以禮排之。齊遂不能加於魯。當時魯國若讓齊國一步，則必至屈服於齊。孔子以弱魯之相，守禮毅然

不動，竟能挫強齊之威，以全魯之國權。

當時魯公室雖有等如無，孔子不忍默視，而謀復興公室之勢力。然揚公室之權，必須抑三桓之勢；而制三桓之策，在乎直覆其根據。當時三桓在魯，彼等居城，皆其陪臣居之，實權反在此等陪臣之手。如季氏家臣陽虎專國政，是其一例也。此等陪臣之強梁者，雖三桓亦實苦之。故孔子欲抑三桓，須先決墮三都之策。三桓所以亦贊成此墮都策。孔子先使子路爲季氏宰，因欲實行之。叔孫氏先墮郕。季孫氏亦將墮費，然公山不狃等率費人以襲魯，事急，孔子使大夫伐而敗之。不狃等奔齊，遂墮費。次將墮孟孫氏之成邑，時公欲處父謂孟孫氏曰：

「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

左傳定公十二年

孟孫氏從其言，遂不墮成。定公圍成不能克。於是孔子墮都之策功虧一簣。

孔子爲政七日，先誅聞人少正卯，事見荀子宥坐篇。蓋對造謠亂民首處以重刑，於此可窺其爲政卓厲風發之一端。

孔子爲政，魯國大治，聳動隣國之耳目。然墮都之策中道失敗，縱使季孫氏不受齊國女樂，孔子

亦不能久留，不過遲遲藉此機會以去魯國耳。孟子章下時在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五歲。自是周遊天下，席不暇暖，欲助英主而行周公之政以救蒼生；然道大不容於羣小，其足跡遍於衛、宋、曹、鄭、陳、蔡諸國，其間在宋遭匡人之迫，又厄於陳蔡之野。先是匡人惡陽虎，及孔子來，誤以爲陽虎而圍之。弟子皆懼。孔子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罕子

於此可見其信天命之篤而抱負之大也。此爲匡人之難。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而拔其樹。孔子夷然自若曰：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此爲宋人之難。及至陳蔡之野，遭陳亂，絕糧數日。弟子之從者或病不能起，而孔子絃誦不輟。子路憤然問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
子貢之徒，亦因見君子不容於世，慍然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

而顏淵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孔子欣然許顏回之言。此卽爲陳蔡之厄。

孔子非不知天下遂不可爲；然疾世之固陋，欲行君子之義，憲問微子故周遊天下，常有待賈而沽之意。子然天下亦無容膝之地，是以或欲乘桴浮於海，公冶或欲居九夷。子或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而

有吾已矣夫之歎；子或在川上見流水，而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歎。子周遊十餘年，復歸故國。魯

哀公及季康子雖屢問政，然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之政見，因門弟子之仕魯而得行於世者，亦不少也。

孔子教狂簡之弟子使就正，遂修詩書，筆削春秋，正禮樂，闡明易理，以開萬世教化之基。其間因子伯

魚及門人顏回、子路等相繼死喪，孔子或至覆醢，或至慟哭，人生悲痛，無過此也。然孔子非徒爲愁怨

者，蓋其信天極篤，安命樂道，毫無憂也。哀公十四年，齊大夫陳恆弑其君，孔子朝而請伐之。憲問雖齊強

魯弱，然義不可默止，且孔子胸中自有成算；但其議不見用，惜哉！嗣是泰山頽，梁木壞，哀公十六年四

月己丑日^{十一}孔子遂卒。年七十三。葬於城北泗水之上，今山東曲阜縣北孔林是也。嗚呼！偉人之形骸雖朽於洙泗之上；然其遺風與天地共長久，萬古不滅。孔子之卒也，哀公誄之曰：

「晏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弟子行心喪三年。喪畢尙有不忍去者，廬於墓側。魯人依其墓而居者，其百餘家，因名曰孔里。

第二章 刪述

世道衰微，亂臣賊子起，生民受塗炭之苦。孔子欲將道行天下以救蒼生，遂周流四方，然道大不容於羣小，歸而終老於魯國，空託遺經以垂教萬世，即禮、樂、詩、書、易、春秋是也。史記世家記孔子晚年刪述六經之事云：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草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約其文辭而指博……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禮爲孔子最用力研究者，弱冠已有知禮之名。當時夏殷之禮，杞宋已不足徵；且王室衰微，諸侯或欲僭王踰法度，惡周禮之害己，皆削去其典籍，故周禮亦多不備。幸而周禮盡在魯國，孔子因此得以整理之。今所存者有周禮、儀禮、禮記三書。而周禮、儀禮通稱爲周公之作，禮記是孔門研究禮學之集錄也。次就樂言之，如史記所謂孔子自稱由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語見論語子罕章。是孔子整理音樂之確證也。然樂非徒鏗鏘鼓舞，必須將詩上絃管，又非別有經文。蓋卽此三千餘篇之詩，孔子刪爲三百五篇。此說史記載之，一時爲定說；然後人之異論亦不少，今不復細述。島田重禮先生嘗非刪詩之說，舉下列三項以證之。

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爲政又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察其語氣，則詩三百是古來之定篇，非孔子之刪定。

二、若讓一步，假使此爲孔子之刪定，則何故墨子亦有詩三百之語？見墨子
公孟篇儒教反對派之墨子，恐不能依據孔子之刪定也。

三、左傳國語等所引用之逸詩僅十之一二。若詩有三千，則饗宴之際，所賦在三百篇以外者，何其

少也。

有此三證，則孔子無刪詩之事，殆可斷言矣。按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離婁下自周衰，采詩觀風之事亦不行，詩經所錄者，祇春秋以前所作而已。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於魯，使奏樂而聽之。左傳其所奏之詩，與今之詩經相同，唯其順序異耳。孔子所謂正樂而使雅頌得其所者，蓋將今之詩經加以整理，而非刪定之。其序書傳，亦與詩同。據尚書緯所傳，謂古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取其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以十八篇爲中候，而去其三千一百二十篇。是亦不足信也。詩書禮樂，春秋之際已並稱，以詩書爲義之府，以禮樂爲德之則，非待孔子而始重之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亦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傳昭十二年是則古已有此等書。然此等皆極珍祕之書，非普通人所得讀，不收錄於其平常書中，自孔子以前既然矣。論語述而章關於易經云：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史記所引孔子之語，與此少有異同，要之可證明孔子晚年始學易。故子路章亦引用周易恆卦九三爻辭而論之。後世據史記所說以十翼爲孔子所作，殆定說也。然歐陽修著易童子問及易或問始疑

之，後人之疑者亦不少。子亦以爲十翼斷非孔子所作；然十翼之繫辭中含有孔子之思想，則無疑也。春秋原爲魯史之名。昭公二年，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左傳韓宣子所見，卽孔子未加筆削之春秋也。後孔子感獲麟，將魯春秋加以筆削，而成爲今之春秋。蓋孔子畢生之心血，實傾注於此書。孟子滕文公下章云：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離婁下章又云：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由此可以證之。以上六經，內樂經無文，實爲五經或爲孔子之筆削，或經孔子之整理，實爲後世所宗仰之聖經也。禮記經解篇曰：

「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